

# 陈冠希，一个洛杉矶青年的正常写照



摘要 | 现在，陈冠希终于明白，娱乐圈惯常的宣传手段是不可能帮助他摆脱困境的，他的演技、他的音乐能力、他把握潮流的技能、他的商业能力也都不能让他摆脱困境，他在生活态度上输掉了，还是要从生活态度上赢回来。

此前，“艳照门”后的7年中，陈冠希也尝试过多种回归的模式，但都不成功。比如说，他尝试去做慈善，参与各种赈灾活动，无人喝彩；他的潮店生意十分成功，支持者众多，但不能让他赢回主流舆论；他尝试演电影，甚至在好莱坞电影里找到角色，但是无法突破电影的禁令……

只有这一次，他的回归引发了主流舆论正向的评价。

那么，他究竟使出了什么大招呢？看了纪录片《触手可及》之后会发现，他没有放什么大招，他只是把他的生活展现给大家，告诉人们，他被妖魔化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洛杉矶青年的正常生活。如果说这也是大招，那只能说是“无招胜有招”。

7年前，陈冠希用一台装满艳照的电脑，既冒犯了公序良俗，也冒犯了娱乐圈中的同好，甚至连带一众女星黯然失色。

如果说香港娱乐圈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灭顶之灾，那“艳照门”肯定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，它不仅让陈冠希声名狼藉，也让香港娱乐圈声名狼藉。这样的陈冠希多年来已经被人看死，尽管他使尽浑身解数，试图逃出沉没的命运，但始终无法脱困，就

如传说中的堕仙，再也无法回归娱乐的天庭。

其实，就算香港娱乐圈愿意给陈冠希一个机会，它也不再有这个实力，经过这些年的风雨，香港娱乐圈在华语娱乐圈中早已边缘化，娱乐人纷纷北上，余下的人勉力支撑。

现在，陈冠希终于明白，娱乐圈惯常的宣传手段是不可能帮助他摆脱困境的，他的演技、他的音乐能力、他把握潮流的技能、他的商业能力也都不能让他摆脱困境，他在生活态度上输掉了，还是要从生活态度上赢回来。于是，他联合代表全球青年文化先锋的VICE，奉上了自己的生活记录，他坚信，他的生活有足够的说服力，他并不是一个妖魔。而观者确实也被他的生活打动了。

值得玩味的是，为什么一个洛杉矶青年的正常生活会如此打动我们？

他开店为生，每天整理库存，是一个地道的商人；他宣传嘻哈文化，与追随者见面，拍照者排起长龙等候，是一个地下的潮流教主；他设计嘻哈潮品，做音乐，与种种相貌平凡但又世界一流的艺术师合作推出设计品牌、音乐专辑，是一个十足的艺术师……

这样一个曾经被钉上耻辱柱的明星，完全不是人们概念中那种靠脸吃饭的明星。对于那些靠脸吃饭的明星来说，脸丢了，也就意味着一切都丢了。《触手可及》的说服力就在于，陈冠希显然不只是一张脸，他还有完整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技能，而在VICE的帮助下，他甚至能代表一种更为现代的生活。

比陈冠希的真实生活更有说服力的是，在洛杉矶，每个青年都像陈冠希一样，活得十分普通，又十分自我。他和他洛杉矶的朋友们如此生活，倒让我们不由得怀疑，我们的生活不是少了些什么。

陈冠希以依旧傲娇的姿态向人们奉上他全部的生活态度。他没有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，也没有后悔曾经引发海啸的“艳照门”。他说，如果有时光机可以回去，“我什么都不改变”。他只是告诉人们，这就是他，他就是这样一个青年，一个充满个性，也许不符合公序良俗，但依旧脚踏实地生活的人。

这样的陈冠希，也许不一定能找回拍电影的资格，但是已经足够找回尊重。

(李多钰)

## ●小说连载

### 曾少年

(22)

■文/九夜茴

#### 童年里最重要的少年离开了我

我是回家以后才明白为什么小船哥、秦茜、秦川都被叫回去了，他们都要搬走了。

奶奶家的院子是私房，当年爷爷被划成右派，房子才分出来，分别住进了辛、何两家。秦川他们家原本就在胡同里住，因为人口众多特别困难，又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，所以又占了我们家的两间房。爷爷去世之后被平了反，这些年奶奶总是跑北京市落实政策办公室，以求解决我们家的房子问题。

那个简称“市落办”的地方说，只要能解决这三家人的住房，原本被占用的房子就能退给我们。这次危旧房拆迁，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奶奶这些天已经分别跟几家人商量好，所以他们要从我们的小院里搬出去了。

刚知道的那天，我哭得歇斯底里，但是院子里四处都乱哄哄的，没人理我这个小子，我妈干脆把我推出了院门，让我少闹。

我站在门口抽抽搭搭，姚阿姨进进出出打包她裁缝店里的东西，抽空塞给我一块大大泡泡糖，秦奶奶怕她媳妇扔了她那些破烂，自己扎包袱皮，见到我也只是像平常那样逗一句“小妮子又掉金豆啦？”何叔叔和李阿姨抬走了一架钢丝床，要处理给胡同口收废品的，嫌我在门口碍事，我只好讪讪地回到了屋里。

人生这场筵席聚散散，怎么也不是我哭两下鼻子就能改变的。

北京入了深秋，小船哥他们家先搬走了。临走之前，小船哥把他的小人书都认真地封在一个纸盒子里送给了我。我们并肩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，我哭着问他能不能不走，他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小船哥，你们要搬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太阳宫。”

“那儿是太阳的家？”就像相信红领巾是战士的鲜血染成的一样，我也相信太阳宫里住着一个太阳。

“大概吧。”

“离我很远吗？”

“挺远的。”小船哥低头看了看手腕上星球大战的电子表，“乔乔，我走啦。”

“你等等，我问你个问题。”我急忙拉

住他，小船哥温柔地望着我，等着我的问题，可我哪儿有什么可问的，我只是想再和他多待一会儿。

“《水浒传》里浪里白条是谁？”我憋红了脸说。

“张顺。”

“那燕青呢？”

“是浪子。”

“还有还有！《家有仙妻》的陈天贵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澎恰恰。”

“哦对，那电脑娃娃呢？”

“是维基呀！乔乔，你……”

我不等他说完，忙打断他，“那夏令营呢，那一小时跑到哪儿去了？”

小船哥从兜里掏出一支圆珠笔，拉起我的手腕，认认真真地在我上面画了一块手表，指针指着九点钟的方向。

“等你长大就找到它了。乔乔，我真的要走了。”

“小船哥，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？”我小心翼翼地举着手腕，生怕把它蹭掉了。

“我会回来找你的。”

“你一定记得呀！我等着你！”我央求着。

“好！”

“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去找你。”

“好。”小船哥抹掉我的眼泪，笑了。

我童年里最重要的少年就这么离开了我。我一直在后面跟着他们，从院子里，转到胡同小口，站在西大院高高的花坛上，亦步亦趋地望着小船哥的背影，只要他回头，我就使劲朝他挥手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一下子懂得了别离，懂得人与人从相识的那一天起，就要预备说再见了。只不过我还小，所以在算计着怎样找回夏令营时丢掉的那一个小时，算计着长大，算计着在一起，算计着永远在一起。

画在手腕上的表到底还是消失了，可惜没人告诉我，失去的时间不能找回只能怀念，同样，人们只能在一起，而不能永远。

下期关注：到最后都忘记了说一声再见

## ●纪实连载

### 老洋人张庆

(32)

■文/潘运明

#### 喋血莲花山

在靳云鹗的催促下，崔汉章、杜占元又往返三次磋商，河南自治军被改编为第一、第二游击支队，李鸣盛部被改编为第三支队。但改编过后却无法供养，只得让其到豫东就食。

此时，老洋人张庆派人联络南方革命党，受到孙中山的重视，张庆被委任为河南第一师师长兼河南总司令，张得胜被委任为河南第二师师长，李鸣盛被委任为第三师师长。

吴佩孚做梦都不曾想到，老洋人张庆这帮豫西匪将，竟然与南方广州政府的孙中山、黄兴过往甚密，并且还与逃往山东投奔张宗昌的赵杰保持往来，原先他认为这些没有头脑、没有政治意识的匪将，除了杀人放火，抢掠无度，不会有更多的想法，土匪终究是土匪，无论如何都是上不了大台面的。现在看来，这帮匪将并非是没有思想和政治意识的绿林人物，而是有预谋、有行动的国民党人从中作乱，他们也早已变成了令人不齿的乱贼逆子。

为处置这个心腹大患，吴佩孚暗地里调动两省军队，对老洋人张庆的第一支队、张得胜的第二支队进行围剿。

两个支队得到消息，再次哗变，张庆、张得胜带着河南自治军原班人马，再次打出“护国军”“自治军”的大旗，跨越铁路，翻山涉水，向西南方驰骋。先后攻克武当山、郧西、凤凰嘴、柞林关等地。张庆本打算向西南进入四川，可现实让计划泡了汤，反被湖北军队驱往西北，大杆人马进入陕西境内，又被镇嵩军冲得七零八落，溃败不堪。

在剿军的四面围追逼之下，自治军昼夜行军，一路走一路杀，连续作战，疲惫不堪。返回豫西的路途上，各地商民畏之如虎，早已逃亡一空，杆众们免不了忍饥挨饿，这就导致了人心的浮动，怨声四起。

重围之下，张庆率队退到郟县西北处中顶莲花山的老爷顶山脊中和寨内，紧随而至的官军层层包围了老爷顶。杆众们昼夜血战，数次突围，伤亡惨重，但都没能杀出重围。

这天清晨，小杆头赵黑娃跪在张庆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，张庆脸色骤变，暴跳如雷，道：“真是胆大包天，瞒着老子投降，开会！”

各路杆头被叫进破庙内，召开紧急会议。原来，丁保成手下的小头目李二黑昨夜

下山，直到早上新一轮进攻开始时才回来，张庆安插的眼线赵黑娃把此事告诉他后，他断定李二黑有私通官军的嫌疑。

杆头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地或蹲或坐或站在庙里庙外，整个营地死气沉沉。张庆见大家聚得差不多了，大喝一声：“李二黑！”

李二黑陡然一惊，连忙站起身，答应一声：“到！”

“好你小子，胆敢背着私通官军！”

“没有的事！”李二黑辩解道。

“哼！”张庆鼻孔里哼了一声说：“瞒我老洋人，你是瞎了眼！给我带下去砍了！”

“大哥，李二黑是不是私通官军还有待查实，现在各路剿军云集，正是用人之时，斩杀弟兄恐怕不妥。”丁保成上前求情道。

张得胜、张大麻等不少杆头也一齐上前讲情，恳请宽宥这一次，待查清李二黑是否真的私通官军，再作处理。

张庆火冒三丈，挥手叫道：“这不干你们的事，谁也不能坏了我的规矩！”

张庆以为这只是李二黑的个人行为，是退缩的表现，他对这种人深恶痛绝，决定杀一儆百。因此，众人苦苦哀求根本没有打动他的心，无论如何他执意要杀李二黑。

此时，杆头们议论纷纷，丁保成见张庆如此固执，环顾众人，大声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干脆散伙！”

张庆闻听此言，气得七窍生烟，顿足捶胸，陡地从座上跃起，从腰里拔出手枪就要弹压。

突然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众杆头个个惊愕不已，面面相觑，但倒下的不是李二黑，只见老洋人张庆手里提着盒子枪横尸血泊中，究竟是哪个头目开枪击杀的，无人说得清。

丁保成见张庆倒下，跳上一块大石头大声说道：“弟兄们，我们数人已定到郟县向官军投诚。诸位愿意跟着走的，自然欢迎，不愿意去的，人各有志，我也不勉强，可将自己的一杆拉走。”

各路杆头见老洋人张庆已死，闻听此言，群龙无首，带着自己的杆众分别逃窜离去。只有张得胜抱着张庆的尸首痛哭不已，流着眼泪将张庆的尸体背到附近，草草掩埋。

明日起刊登小说连载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，敬请关注。